

東塾讀書記

東塾讀書記卷四

番禺陳澧撰

易

伏羲作八卦其重爲六十四卦者何人則不可知矣

三國志高貴鄉公云

後聖重之爲六十

四此語最審慎然必在倉頡造文字之後也八卦之爲數少

可以口授卦名至六十四卦若無文字以標題卦名上古愚民

安能識別乎孔沖遠八論第二論重卦之人云王輔嗣等以爲

伏羲爲得其實又云周禮小史

案當作外史

掌三皇五帝之書明三

皇已有書故孔安國書序云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

書契禮案自古無伏羲造書契之說孔沖遠獨據僞孔說且以

周禮傳會之其意亦以六十四卦不可無文字題識也然周禮

所謂三皇之書者後世說三皇之事非三皇時所作之書

周禮賈疏

云世本作云倉頡造文字倉頡黃帝之史則文字起於黃

帝而云三皇之書者以有文字之後仰錄三皇時事也且既

引偽孔說而偽孔亦但言伏羲始畫八卦不言畫六十四卦也
沖遠又云說卦云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凡
言作者創始之謂幽贊用蓍謂伏羲矣上繫論用蓍云四營而
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明用蓍在六爻之後非三畫之時禮案
此以伏羲創始牽連於用蓍又以用蓍傳合於六畫已紆曲矣
且三畫非創始六爻乃爲創始乎六爻誠用蓍矣何以知三畫
不可用蓍乎周禮述人鄭注引世本作口玉成作筮賈疏云伏
義未有蓍著之法至至成乃教人爲之然則幽贊
用蓍非謂伏羲也言作亦非必謂創始作易
者其有憂思乎孔疏固以爲文王周公矣

孔沖遠以繫辭神農之時已有蓋取益與噬嗑爲伏羲重卦之
證此亦未確也朱子語類云十三卦所謂蓋取諸離蓋取諸益
者言結繩而爲網罟有離之象非觀離而始有此也卷六
十五又云
不是先有見乎離而後爲網罟先有見乎益而後爲耒耜聖人

亦只是見魚鼈之屬欲有以取之遂做一箇物事去攔截他欲

得耕種見地土硬遂做一箇物事去剔起他却合於離之象合

於益之意

卷七十五○沈寓山寓簡云大傳言蓋取諸益取諸

謂先有卦名

睽凡一十三卦蓋聖人謂未得益孤矢得睽耳非 澧案繫辭所言取諸者與考工記輪人取諸圓也

乃作某器也取諸易直也取諸急也文義正同輪人意取於圓非因見圓物

而取之也意取易直與急非因見易直與急之物而取之也

繫辭傳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

事邪左傳昭二年孔疏云鄭元云據此言以易是文王所作斷

可知矣但易之爻辭有箕子之明夷利貞又云王用亨于岐山

又云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故先代大儒鄭眾

賈逵等或以爲卦下之彖辭文王所作爻下之象辭周公所作

雖復紛競大久無能決其是非澧謂孔子言易之興但揣度其

世與事而未明言文王所作也。孔子所未言後儒當闕疑而已。何必紛競乎。惠定宇必以爲文王作。所撰周易述用趙賓說而小變之以箕子爲其子。又據禹貢冀州治梁及岐爾雅梁山晉望也因謂岐山亦冀州之望。夏都冀州王用亨於岐山者爲夏玉紆曲如此更可以不必要矣。

漢書儒林傳云費直以彖象系辭十篇文言解說上下經。

禮案十篇

二字當在文言二字下文義。此千古治易之準的也。孔子作十

篇爲經注之祖。費氏以十篇解說上下經乃義疏之祖。費氏之

書已佚。儒林傳云亡章句釋文序錄則云費直章句四卷殘缺

而鄭康成荀慈明王輔嗣皆傳費氏學。荀悅漢紀云臣悅叔父

象承應陰陽變化之義此後諸儒之說凡據十篇以解經者皆

得費氏家法者也。其自爲說者皆非費氏家法也。說易者當以

此為斷錢辛楣周易讀翼按方序云三聖人爲之經宜尼爲之傳故舍十翼以言易非易也又有贈邵治南序其說亦然

儒林傳云丁寬作易說三萬言訓故舉大誼而已此班氏特筆

也訓故舉大誼凡說經者皆然豈復有加於此而此獨云訓故

舉大誼而已若有所減損者漢時易家有陰陽災變之說儒林傳孟

喜得易家侯陰陽災變之書藝文志易有古五子雜災異神輸之類丁寬易說則無之惟訓故舉

大誼故特著之也自商瞿至丁寬六傳而其說不過如此此先

師家法也丁寬再傳乃分爲施孟梁丘三家

焦里堂云卦氣值日見易緯稽覽圖唐書載一行卦議云十二

月卦出於孟氏章句孟氏所說別無可核惟見此議然以易說

歷與以歷說易同一牽附漢書儒林傳言孟喜得易家侯陰陽

災變書詐言師田生且死時枕喜膝獨傳喜同門梁丘賀疏通

證明之曰田生絕於施讐手中時喜歸東海安得此事六日七分即所得陰陽災變託之田生者藝文志章句施孟梁丘氏各二篇此乃得之田王孫者今說文釋文中所引即此班固以孟與施梁丘並稱明此章句乃得之田生者也藝文志又有孟氏京房十一篇災異孟氏京房六十六篇禮案藝文志孟氏京房十一篇之上有神輪五篇則孟氏京房十一篇亦神輪也此與京房並稱則所傳卦氣六日七分之學梁丘氏疏通證明者也班氏分析甚明此言六日七分必非章句中之說章句止二篇而唐時所存十卷以災異屬入其中必矣焦氏自注云釋文序錄孟喜章句十卷虞翻自稱傳孟氏易其說七日來復不用六日七分有以也納甲卦氣皆易之外道趙宋儒者闢卦氣而用先天近人知先天之非矣而復理納甲卦氣之說不亦唯之與阿哉易圖畧

卦氣之說十一月未濟蹇頤中孚復十二月屯謙睽升臨之類
上下經十翼皆無之謂之外道可矣十二消息卦之說則必出
於孔門繫辭傳云往者屈來者信原始反終通乎晝夜之道皆
必指此而言之故鄭荀虞注易皆用此說也虞仲翔云乾為寒
坤為暑謂陰息陽
消從姤至否故寒往暑來也陰
陽信從復至泰故暑往寒來
也禮案此泥於說卦傳乾為寒之說耳變通配四時仲翔注云
泰大壯夫配春乾姤遯配夏否觀剥
配秋坤復臨配冬此說則得之矣

張皋文云乾坤六爻上繫二十八宿依氣而應謂之爻辰若此

則三百八十四爻其象十二而止殆猶濂焉鄭荀易義序澧謂鄭氏

爻辰之說實不足信也錢辛楣云康成初習京氏易後從馬季

長授費氏易費氏有周易分野一書其爻辰之法所從出乎問答

澧謂費氏惟以彖象文言繫辭解說上下經何以有分野之說

蓋傳其學者傳會之耳李鼎祚集解序云補康成之逸象然其

書不采爻辰之說是其有識也

虞仲翔注乾卦云成既濟惠定宇周易述云乾六爻二四上匪正坤六爻初三五匪正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貞傳曰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禮案乾之所以利貞者以變既濟而六爻各正既濟象傳乃說利貞二字之通例此虞氏之最精善處亦惠氏最精善處此真以十篇說經者矣

虞仲翔之前荀慈明已有乾坤二卦成兩既濟之說然其解乾九四或躍在淵云四者陰位故上躍居五者欲下居坤初求陽之正地下稱淵也陽道樂進故曰進无咎也此說則不然矣見龍在田言在田而見也飛龍在天言在天而飛也然則或躍在淵卽在淵而躍也詩云魚躍于淵鄭箋云魚跳躍於淵中也然則易之或躍在淵龍跳躍於淵中也如荀說則當云或躍入淵矣文言曰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

謂二爲田五爲天三爲人四則爲人所不到之境也。孔疏云九
天下遠於地非人所蓋淵者滄溟也非潭窟也。毛西河仲氏易
處故特云中不在人荀云地下稱淵者乃傳合於文言上下无常進退无恆之語耳
然旣云乾二升坤五九二見龍在田豈坤五可稱田乎然則非
坤初稱淵矣。

參同契云三日出爲爽震庚受西方八日兌受丁上睽平如繩
十五乾體就盛滿甲東方十六轉受統巽辛見平明艮直於丙
南下睽二十三坤乙三十日東北喪其朋虞仲翔嘗注參同契
遂取其說以注易云日月縣天成八卦象三日暮震象出庚八
日兌象見丁十五日乾象盈甲十七日旦巽象退辛二十三日
艮象消丙三十日坤象滅乙晦夕朔旦坎象流戊日中則離離
象就已戊己土位象見於中。繫辭上注豐謂參同契言丹法儒者可

置之不論若說經則不可不明辨之矣如虞說有可通有不可
通月三日生明爲震象十七日生魄爲巽象十五日望爲乾象
三十日晦爲坤象此可通者也八日上弦廿三日下弦皆半明
半魄三畫之卦豈得有半陽半陰者乎其以八日爲兌象廿三
日爲艮象不可通也坎陽在陰中離陰在陽中月豈有明在魄
中魄在明中者乎且謂晦夕朔旦爲坎日中則離豈有晦朔見
月者乎尤不可通也晦夕朔旦日中之語參同契所無虞仲翔所增也望前月出地平
時日猶在天人目不能見月故生明必至日暮乃見於西上弦
必至日暮乃見於南望則日暮卽見於東謂三日暮出庚八日
見丁十五日盈甲此可通者也十七日暮後月卽見於東何以
待至天將旦月至辛方始見爲巽象乎廿三日夜半月卽見於
東何以待至天將旦月至丙方始見爲艮象乎此又不可通者

也王文簡經義述聞焦里堂易圖略皆有駁虞氏之說文多不錄

錢辛楣答問論虞仲翔說易之卦有失其義者有自紊其例者

文多不錄澧謂仲翔最紊其例者无妄大畜二卦也凡仲翔之卦之

例以兩爻相易其餘四爻如故惟无妄注云遯上之初則以遯

之上九置於初六之下而為初九而初六為六二六二為六三

九三為九四九四為九五九五為上九矣大畜注云大壯初之

上則以大壯之初九置於上六之上而為上九而九二為初九

九三為九二九四為九三六五為六四上六為六五矣如无妄

大畜之卦之例是則兩爻相易者非也如兩爻相易之例是則

无妄大畜以上爻置初爻之下以初爻置上爻之上者非也虞氏

於无妄為此說者以彖曰剛自外來而為生於內也於大畜為此說者以彖曰其德剛上而尚賢也然此當如錢氏說无妄為

遯九三與初六交易故曰剛自外來大畜為大壯九四與上六交易故曰剛上也

虞氏易注多不可通如履虎尾不咥人亨注云與謙旁通以坤
履乾以柔履剛謙坤爲虎艮爲尾乾爲人乾兌乘謙震足蹈艮
故履虎尾俗儒皆以兌爲虎乾履兌非也兌剛凶非柔也彖曰
履柔履剛也注云坤柔乾剛謙坤藉乾故柔履剛禮案如虞說
乾爲人坤爲虎乾人履坤虎是剛履柔非柔履剛矣乃又云坤
藉乾故柔履剛然藉者在下者也履者履所藉也坤藉乾仍是
乾履坤剛履柔也其說之謬如此而輒詆人爲俗儒可乎

虞氏所言卦象尤多纖巧其最甚者既濟六二婦喪其裼注云
離爲婦泰坤爲輿髢髮謂鬢髮也坎爲元雲故稱髢詩曰鬢髮
如雲其纖巧至此坎爲雲非爲髮也而引詩髢髮如雲以牽合
之如此則無不可牽合者矣

詩之言婦女者多矣若可牽合於卦象則乾爲玉詩曰有女如玉可

謂乾爲女乎

乾元亨利貞初九潛龍勿用王輔嗣注云文言備矣

大有上九自天祐之

吉无不利王注云繫辭具焉繫辭下兼三材而兩之輔注云說

卦備矣解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朱子本義云繫辭備矣

本義又屢稱程傳備矣九二見龍在田注云出潛離隱故曰見

皆學王輔嗣之法也

龍處於地上故曰在田此真費氏家法也元亨利貞之義潛龍

勿用之義文言已備故輔嗣不復爲注至見龍在田象曰德施

普也文言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又曰時舍也皆未釋見字田字

故當爲之注而又不可以意而說也文言曰潛之爲言也隱而

未見潛爲未見則見爲出潛矣潛爲隱則見爲離隱矣故輔嗣

云出潛離隱據彼以解此也

朱子本義亦云出潛離隱亦繫辭以此語之精密故承用之也

傳曰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是五與上爲天三與四

爲人初與二爲地初爲地下一爲地上故輔嗣云處於地上也

此真以十篇解說經文者若全經之注皆如是則誠獨冠古今

矣周易正義序云王輔嗣之注獨冠古今○直齋書錄解題云周易聖賢鮮于氏挾乾坤二卦不解爻象欲學者觀彖象文言而自得云禮謂此卽輔嗣所謂文言備矣

比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王輔嗣注云比而顯之則所親者狹矣夫无私於物唯賢是與則去之與來皆无失也三驅之禮愛於來而惡於去雖不得乎大人之吉是顯比之吉也此可以爲上之使非爲上之道也禮案爻辭象傳皆無此意輔嗣自爲過高之說以解經如此則非費氏家法也

朱竹垞王弼論云毀譽者天下之公未可以一人之是非偏聽而附和之也孔穎達有言傳易者更相祖述惟魏世王輔嗣之法獨冠古今漢儒言易或流入陰陽災異之說弼始暢以義理惟因范甯一言詆其罪深桀紂學者過信之讀其書者先橫高談理數祖尙清虛八字於胸中謂其以老莊解易吾見橫渠張

子之易說矣。開卷詮乾四德，卽引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
後。二語中間如谷神、芻狗三十輻共一轂，高以下爲基，皆老子
之言。在宋之大儒，何嘗不以老莊言易？然則弼之罪亦何至深
于桀紂耶？錢辛楣亦云：若王輔嗣之易，何平叔之論語，當時重
之更數千載不廢。方之漢儒，卽或有間。魏晉說經之家，未能或
之先也。何晏論澧案：此皆公允之論。宋人趙師秀詩云：「輔嗣易行
無漢學，百年以來惠氏之學行，又無輔嗣之學矣。」講漢易者尤
推尊虞仲翔，謂仲翔傳孟氏易，乃漢學也。然輔嗣傳費氏易，獨
非漢學耶？輔嗣襍以老子之說，仲翔何嘗不襍以魏伯陽之說？
耶在乎學者分別觀之耳。若云好古，仲翔吳人，輔嗣魏人，吳古
矣，魏何嘗不古耶？韓康伯繫辭注云：道者何无之稱也。又云：當
聖人雖體道以爲用，未能全无以爲體。又云：坐忘遺照，由神而
冥於神，如此類者，則是談元而非法經矣。輔嗣不至於此也。

孔冲遠等作正義用王輔嗣注近人詆王注并詆正義此未知正義之大有功也冲遠正義序云江南義疏十有餘家皆辭尙虛元義多浮詬若論住內住外之空就能就所之說斯乃義涉於釋氏非爲教於孔門也據此則江左說易者不但雜以老氏之說且雜以釋氏之說冲遠皆掃棄之大有廓清之功也論語生焉知死皇疏涉於釋氏可見江左諸儒風氣如此繫辭傳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以釋氏之說解之者必多矣上繫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孔疏云列子云不生而物自生不化而物自化老子云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又莊子云馬駟剔羈絆所傷多矣孔疏能掃棄釋氏之說而不能屏絕老莊列之說此其病也且所引莊子尤非經意如其說必不剔剔羈絆而後馬之理得乎

李鼎祚集解序云王鄭相沿頗行于代鄭則多參天象王乃全

釋人事且易之爲道豈偏滯於天人者哉此李氏於鄭王皆有

不滿之意也

郡齋讀書志田學紀聞皆謂李鼎祚宗鄭學誤矣

又云集虞翻荀爽三十

餘家刊輔嗣之野文補康成之逸象李氏於鄭所說爻辰皆不
采是其卓識至鄭注無逸象乃鄭學之謹嚴何必補之乎且既
云刊輔嗣之野文而又云自然虛室生白吉祥止止坐忘遺照
微妙元通深不可識俾達觀之士得意忘言此與輔嗣何以異
乎

集解多采虞氏說但以諸家佐之耳如艮卦惟采鄭康成一條
李氏自作案語二條餘皆采虞氏漸卦惟采王寶一條李氏自
作案語一條餘皆采虞氏兌卦李氏案語二條餘皆采虞氏其
專重虞氏可見矣中孚豚魚吉李氏云案坎爲豕訟四降初折
坎稱豚初陰升四體巽爲魚中二孚信也謂二變應五化坤成

邦故信及豚魚矣。虞氏以三至上體遯，便以豚魚爲遯魚。雖生曲象之異見，乃失化邦之中信也。禮案此虞氏異見，李氏能不阿好曲從，然其所自爲說，則純似虞氏。可見李氏本虞氏之學也。孔疏則惟繫辭上第七引虞氏一條，禮卦第十一引虞氏一條，餘則未見稱引。蓋不喜虞氏之學也。此李氏所以作集解與之角立也。

王輔嗣云：夫易者象也。象之所生，生於義也。有斯義然後明之，以其物。乾文言注又云：爻苟合順，何必坤乃爲牛？義苟應健，何必乾乃爲馬？而或者定馬於乾，案文責卦，有馬無乾，則僞說滋蔓，難可紀矣。互體不足，遂及卦變。變又不足，推致五行，一失其原，巧愈彌甚。縱復或值，而義無所取。略朱子云：案文責卦，若屯之有馬而無乾，離之有牛而無坤，乾之六龍則或疑於震，坤之牝馬則當反爲乾，是皆有不可曉者。是以漢儒求之說卦而不得，則

遂相與創爲互體變卦五行納甲飛伏之法參互以求而幸其
偶合然其不可通者終不可通唯其一二之適然而無待於巧
說者爲若可信然上無所關於義理之本原下無所資於人事
之訓誡則又何必苦心極力以求於此而欲必得之哉

易象說

又

云王輔嗣所謂縱或復值而義無所取此言切中事理又云林
艾軒在行在一日訪南軒曰易有象數伊川皆不言何也南軒
曰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如以象言則公是
甚射是甚隼是甚高墉是甚聖人止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
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

語類卷一百三

乾爲馬又爲良馬爲老馬爲瘠馬爲馵馬震於馬爲善鳴爲馵
足爲作足爲昫頽坎於馬爲美脊爲亟心爲下首爲薄蹄爲曳
王輔嗣云何必乾乃爲馬豈不然乎巽爲木而坎於木爲堅多

心離於木爲科上槁。艮於木爲堅多節。然則何必巽乃爲木也。坤爲地而兌於地爲剛。凶。坤爲大輿。而坎於輿爲多眚。然則何必坤乃爲地爲輿也。信乎不可案文責卦也。

渙彖傳曰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王注云乘木卽涉難也。孔疏云先儒皆以此卦坎下巽上以爲乘木水上涉川之象。故言乘木有功。王不用象直取況喻之義。澄案巽爲木。此不必案文責卦者而輔嗣亦不用此。則偏矯太過矣。

朱子云易之取象固必有所自來。而其爲說必已具於大卜之官。顧今不可復者則姑闕之。而直據辭中之象以求象中之意。使足以爲訓戒而決吉凶。如王氏程子與吾本義之云者。其亦可矣。易象說又云諸爻立象必有所據。非是白撰。但今不可考耳。到孔子方不說象。語類卷七十五如說十年三年七日八月等處。皆必

有所指但今不可穿鑿姑闕之可也

語類卷七十

坎體中多說酒食

想須有此象但今不可考

同上

三百戶必須有此象今不可考王

輔嗣說得意忘象是要忘了這象伊川又說假象是只要假借

此象今看得不解得恁地全無那象只是不可知

同上

不知否泰

只管說包字如何須是象上如何取其義今曉他不得只得說

堅固

同上

聖人分明是見有這象方就上面說出來今只是曉他

底不得未說得也未要緊不可說他無此象

同上

易畢竟是有象

只是今難推如既濟高宗伐鬼方在九三未濟卻在九四損十

朋之龜在六五益卻在六二不知其象如何又如履卦歸妹卦

皆有跛能履皆是艮體此可見

卷六十六○案以當作兌

日知錄云聖人設卦觀象而繫之辭若文王周公是已夫子作

傳傳中更無別象苟爽虞翻之徒穿鑿附會象外生象以同聲

相應爲震巽。同氣相求爲艮兌。水流濕火就燥爲坎離。雲從龍則曰乾爲龍。風從虎則曰坤爲虎。十翼之中無語不求其象而易之大指荒矣。禮案夫子作傳所以解經之取象也。如潛龍則解云陽在下。牝馬則解爲地類也。而荀虞之徒又於傳中生象誠有如亭林所譏者矣。

象傳有不釋象者。賈魚以宮人寵象曰以宮人寵終无尤也。而不釋賈魚舍爾靈龜觀我朵頤象曰觀我朵頤亦不足貴也。而不釋靈龜童牛之牯元吉象曰六曰元吉有喜也。續豕之牙吉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而不釋童牛續豕屯如遭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象曰六二之難乘剛也十年乃字反常也。屯如遭如四句但以難字包括之。見不負塗載象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象曰遇雨之

吉羣疑亡也見不負塗五句但以羣疑二字包括之夫象傳而可不釋象又可以一二字包括數句之象惟其爲孔子所作則無敢議者耳如輔嗣注如此近人必以爲空談矣必每一物求一卦以實之而後可矣然孔子所不釋後儒何由知之且孔子所不釋後儒又何必知之哉

繫辭上孔疏云聖人既无其意若欲强釋理必不通

象傳有尤簡略者蘇東坡私試策問云比之初六有孚比之初咎有孚盈缶終來有它吉象曰比之初六有它吉也小畜之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象曰復自道其義吉也損之六四損其疾使遄有喜象曰損其疾亦可喜也大有之上九自天祐之吉無不利象曰大有上吉自天祐也夫爻辭旣已言之而孔子無所損益於其辭之義願與諸君論之禮謂孔子作象傳每卦各爲一篇有韻之文六爻不可缺一其但述爻辭無所損益者猶鄭

志所云文義自解故不言之凡說不解者耳

乾為天為圓為君云云朱子本義云此章廣八卦之象其間多

不可曉者求之於經亦不盡合權載之明經策問云巽之於人

薄蹄誠曲成以彌綸何取象之煩細黃東發曰鈔云愚恐此是古者占卜之雜象

如今卦影然占得某象者即知為某卦禮案此當云占得某卦

謂東發之說蓋得之矣此章之象凡一百一十三為數雖不多

然其類甚備有天之類如乾為天地之類如坤為地人之類如乾

為君為父人身之類如巽為人為人情之類如坤為吝人病

之類如坎為心為耳痛動物之類如乾為良馬為老馬為畜植

物之類如乾為木珍寶之類如乾為金器物之類如坤為釜物形之

類如乾為繩直物色之類如乾為大赤以類推之必更多也此為

占事知來之用所謂遂知來物非為解經而作故求之於經多

無之且未必孔子所作乃自古相傳有此術後世如東方朔管

輅郭璞之流蓋得其傳者也

蘇東坡雜記云成都費孝先者游青城山訪老人村墟其一竹牀

老人笑曰子視其上字字云此牀某年某月爲孝先所壞孝先

知其異乃畱師事之老人授以執甲卦影之術後五年孝先名聞天下王公大人皆以金錢求其卦影今死矣然則

方治其學隨在而有聊復記之使後世知卦影所自黃楚望易學濫觴云象學不易明探索四十餘年及其悟也則

如天開其愚神啟其祕又云學易當明象但象不可明故忘象

之說興忘象非王氏得已之言也自王氏以來凡學者皆疑於

乾馬坤牛而不知易之寓象未有序卦之大而要切者乾馬坤

牛所繫尙小又乾馬坤牛尙可知惟離爲牛則最難知左傳曰

純離爲牛此已不可曉而離卦辭曰畜牝牛吉尤不可曉若益

以說卦坤爲子母牛又可強通乎哉學易者先其大而後其小

且知其難之蓋有所在而不專在彼焉澧案說易而以明象自

任者莫如黃楚望其用力勞且久而牝牛子母牛猶不能強通
遂以爲小而在所後則與王輔嗣不得已而忘象者何以異乎
象不可明誠哉是言也楚望云自漢諸儒至虞翻是欲明象遂
則惟有仍從漢儒之說而去其煩瑣支離誕漫禮謂若言象
誕漫者若眞欲明之則恐終古無斯人也

黃楚望又云夫所謂序卦之象最大者謂乾坤定位而物始生
物生必蒙蒙則當教教則必養不得其養則爭易首乾坤次以
屯蒙需訟者爲此也上經是開闢以來經制之象下經是人道
之首正家以及天下之象又云卽如需卦之君子以飲食宴樂
水在天上卻與飲食宴樂何關大抵天地開闢以來水生物之
功爲大凡飲食未有不出於水泉者禮案黃氏謂序卦之象大
而切然所說則不過如此與伊川之明理亦何以異乎伊川先生明理
黃氏書
中語也

繫辭傳以辭變象占。爲聖人之道四。王輔嗣之法。尙辭者也。直

齋書錄解題。譏其去三存一。於道闕矣。王伯厚亦云。理義之學

以其辭耳。變象占其可闕乎。周易鄭康注序。禮謂尙辭與尙變尙象

尙占。皆各明一義。儒者之書。豈能責以備聖人之道乎。尙變尙

象尙占。亦何嘗非去三存一乎。傳云。聖人之情見乎辭。然則尙

辭者。雖不能備聖人之道。固可以見聖人之情矣。蓋所謂思過

半者矣。如文言傳說乾坤十二爻繫辭傳說十九爻此孔子所說亦尙辭也

程伊川易傳序云。予所傳者辭也。由辭以得其意。則在乎人焉。

黃氏日鈔云。伊川奮自千餘載之後。易之以卜者。今無其法。以

制器者。今無其事。以動者。尙變。今具存乎卦之爻。遂於四者之

中。專主於辭。以明理。豈非時之宜而易之要也哉。

朱子語類云。問以言者。尙其辭。以言是取其言。以明理斷事。如

論語舉不恆其德或承之羞否曰是

卷七十五

禮謂此可見孔子之

說易尙辭矣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亦尙辭也

困學紀聞錄王輔嗣注二十三條云輔嗣之注學者不可忽也

卷一何義門評之云程傳中所取輔嗣之義甚多厚齋則但就其

格言錄之禮謂厚齋所錄非但尙易之辭并尙輔嗣之辭矣此

孫盛所謂麗辭溢目者也

孫盛語見三國志鍾會傳注

然所錄如大有六五

注云不私於物物亦公焉不疑於物物亦誠焉頤初九注云安

身莫若不競脩己莫若自保守道則福至求祿則辱來造語雖

精然似自作子書不似經注矣又如乾九三注云乾三以處下

卦之上故免亢龍之悔坤三以處下卦之上故免龍戰之災厚

齋所云乾以惕无咎震以恐致福頗似摹擬輔嗣語也朱子云

漢儒解經依經演繹晉人則不然舍經而自作文

語類卷輔嗣六十七

所爲格言是其學有心得然失漢儒注經之體乃其病也厚齋
摹擬輔嗣非以注經但入於自著之書則正合子書之體耳

惠定宇易學傾動一世平心而論所撰易漢學有存古之功蓋
氏京氏雖入於術數然自是古學學者所當知也所撰周易述
淵博古雅其改明夷六五之箕子爲其子而讀爲亥子則大謬
也漢書儒林傳云趙賓以爲箕子明夷陰陽氣無箕子箕子者
萬物方蓂茲也云受孟喜喜爲名之此趙賓謂箕子二字爲蓂
茲二字之誤也然則趙賓所見之易經本是箕子二字矣虞仲
翔云箕子紂諸父五乾天位今化爲坤箕子之象仲翔世傳孟
氏易而不從蓂茲之說可見孟氏易不作蓂茲矣惠氏最尊虞
氏何以於此獨不從虞氏乎然使惠氏竟從趙賓改經文爲蓂
茲猶爲有所依據乃改爲其子而讀爲亥子則并非從趙賓矣

惠氏自爲疏云蜀才從古文作其子今從之又云施讎讀其爲箕趙賓以爲其子者萬物方茲滋也又去漢宣帝以喜爲改師法不用爲博士中梁丘賀之譖也班固不通易其作喜傳用讎賀之單詞皆非實錄禮案孟氏易乃今文非古文惠氏尊信孟氏何以不從今文而從古文乎謂施讎讀其爲箕此語見於何書趙賓以爲箕子者萬物方茲滋惠氏則云趙賓以爲其子者萬物方茲滋又見於何書

若趙賓云陰陽氣無其子其子者萬物方茲滋則鼎初六得妾以其子趙賓何不從爲得妾以茲滋中孚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何不從爲茲滋印之乎

謂梁丘賀譖孟喜尤臆度之語謂班固用讎賀之單詞皆非實錄惠氏用何人之詞爲實錄乎趙賓謂陰陽氣無箕子乃其巧慧之語然陰陽氣何以有帝乙何以有高宗乎惠氏謂五爲天位箕子臣也而當君位乖於易例逆孰大焉此欲以大言杜人之口耳如此說何以

處虞氏乎且坤六五黃裳元吉惠氏注云降二承乾君位可降
乎
顧亭林與友人論易書駁凡五必爲王者之說甚詳文多不錄惠氏好改經字此則改經并
改史而自伸其說卒之乖舛疊見豈能掩盡天下之目哉

張泉文云孟氏爲易宗無疑史稱孟喜自言師田生且死時枕
喜熱獨傳喜然遺文所存皆零文碎字其大義絕不可得見藉
非虞氏則商瞿所受夫子之微言其遂歇滅矣

易義別錄

禮案兩漢

三國說易之書自王輔嗣注之外皆散佚賴有李鼎祚集解得
見一斑惠定宇周易述以集解爲本而稍增損之至張泉文乃
獨取虞注因其義例而補完之以存一家之學此可謂好古矣
乃因虞氏自言世傳孟氏易而推尊孟氏且信孟氏所言田生
枕剝獨傳之語又推而上之遂以爲商瞿所受夫子之微言因
虞氏而不歇滅層案遞高至於聖人而後已則太過矣且夫子

之微言著在十翼安有歇滅之理乎。

錢辛楣履卦說云。履象上天下澤。天極其尊。澤較地而逾卑。上下各安其位。而無覬覦之心。此守成極盛之象也。五居尊位。四陽輔之。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具大有爲之資。無自暇逸之志。宜乎利有攸往矣。而夫履之厲。聖人惕然戒之。何哉。陽健於上。陰說乎下。有將順而無匡救。孔子所謂子無樂乎爲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若是者。雖正亦危。況未必皆正乎。兌之義主乎說。以一陰加二陽之上。二陽不能說君。而六三一陰獨專之。上下相說說且不解。上不知其眇且跛也。而委以視履之柄。下亦忘其眇且跛也。而矜其視履之能力。少任重。窮大失居。非干覆餗之刑。卽致負乘之寇。不特自貽伊戚。抑且禍及國家矣。故於彖有不噬人之戒。而於六三著噬人之凶。澧謂錢氏可謂善言易。

矣。錢氏養新錄於爻辰兩象易之類詳考之。而其自爲說則如此。乃知易義切於人事。治此經者勿徒驚於古奧也。

翁覃谿云。今日讀易。惟應翫辭以求聖人教人寡過之旨。至於

窮神知化。聖人尙謂過此以往。未之或知。後之學者焉得而仰

窺之。答趙寅永書。澧案覃溪不以經學名。而此說則可爲說易者箴

砭。聖人說過此以往。一句限斷甚明。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

安身以崇德也。此四句乃人理之極。過此則不可知。此孔疏語。至於

窮神知化。惟德之盛者能之。學者不得仰窺。不必馳心於虛眇

也。孫盛云。易之爲書。窮神知化。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世之注解。殆皆妄也。澧謂此蓋忘窮神知化上文有未之或

知四字也。孫盛語見三國志鍾會傳注。

東塾讀書記卷五

番禺陳澧撰

尙書

尙書今古文近儒考之詳矣惟謂今之舜典亦爲堯典而別有舜典已亡則尙可疑也趙雲松云月正元日之後皆是堯崩後之事且前此不稱帝此後皆稱帝日明是舜典原文豈得指爲堯典其未陟方乃死更是總結舜之始終與堯何涉而可謂之堯典乎又史記舜本紀即位後咨岳牧命九官卽今舜典月正元日以後之事遷旣從孔安國問故而作舜本紀可知古文舜典本卽此月正元日以後數節非別有舜典一篇也疏餘叢考卷一此所駁最精審王西莊云堯殂落舜卽真後直至陟方皆在堯典古史義例不可知尙書後案卷三十此但云不可知不能解趙氏所駁也又云王莽傳兩引十有二州皆云堯典光武時張純奏宜

遵唐堯之典二月東巡章帝時陳寵言唐堯著典胥災肆赦晉武帝初幽州秀才張髦上疏引肆類于上帝至格于藝祖亦曰堯典劉熙釋名云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今皆亡惟堯典存劉熙時真舜典已出熙非尚書儒或未之見故云爾後漢周磐學古文尚書臨終寫堯典一篇置棺前若如今本磐安得專寫堯典乎又云儀禮注引扑作教刑公羊注引歲二月東巡賈公彥徐彥皆云堯典文蓋馬鄭本猶存有識者猶知援據也並同上○
所引諸書間有詩尚書古文疏證多已引之禮案十有二州二月東巡禮案王氏類于上帝扑作教刑皆在月正元日之前而未有引月正元日以後之文爲堯典者亦不能解趙氏所駁也周磐專寫堯典劉熙言惟堯典存此可證今舜典漢時在堯典之內而不足以證別有舜典也仍不能解趙氏所駁也

閻百詩云孟子帝使其子九男二女趙岐注曰堯典釐降二女

不見九男孟子時尙書凡百二十篇逸書有舜典之敘亡失其

文孟子諸所言舜事皆堯典

段懋堂古文尙書撰異云此堯字乃舜字之誤

及逸書所

載則可證其未嘗見古文舜典矣余嘗妄意舜往于田祇載見

瞽瞍與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庠等語安知非舜典之文乎又父

母使舜完廩一段文辭古崛不類孟子本文史記舜本紀亦載

其事其爲舜典之文無疑

尙書古文疏證卷二

禮案謂舜典亡失者惟孟

子趙注數語似可據故閻氏從而衍其說然謂舜往于田等語

爲舜典逸文猶可謂月正元日至陟方乃死非舜典則不可父

母使舜完廩一段語皆瑣屑謂爲舜典之文尤不可也命官大

事非舜典完廩浚井之事則是舜典豈可通乎

謂舜往于田之類爲舜典逸文

乃臆度之語非如江長應王西莊孫淵如采輯大誓逸文之有實據也且江王孫三家采史記爲大誓經文亦未盡確史記多

以訓詁代正字經
文未必如此也

陳亦韓云本無別出舜典大學引書通謂之帝典而已虞夏之

書不若後世史家立有定體二帝必釐為兩紀也經劉申受云

大學引作帝典者蓋堯典舜典異序同篇猶之顧命康王之誥

伏生本合為一篇則亦一篇而兩序也書序禮案陳說通矣劉

說以康王之誥為比尤通若云舜典亡豈可云康王之誥亦

亡失乎四庫總目載豐坊古書世學王心敬尚書質疑皆謂二

典合為帝典提要引日知錄駁豐氏書而不取其帝典

之說駁王氏書云自謂根據大學不知無

以處孟子亦未嘗云大學不可根據也

讀書序及鄭注又有可疑堯典序云將遜于位讓于虞舜作堯

典鄭注云舜之美事在于堯時虞書題下舜典序云虞舜側微

堯聞之聰明將使嗣位歷試諸難作舜典鄭注云入麓伐木同

禮案如鄭注之說則過密八音以前事在堯時其為堯典無疑

惟舜典序言歷試諸難似指慎徽五典至烈風雷雨弗迷數事
且鄭云入麓明是納于大麓然則慎徽五典以下似是舜典矣
且鄭既以事在堯時者爲堯典而入麓仍在堯時又不能無疑
也

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此述帝堯之德

僞孔傳但以欽明文思爲同德以安安爲

安天下之當安者非也

非當時史臣不能言之曾南豐云爲二典者所記

豈獨其迹也并與其深微之意而傳之蓋亦聖人之徒也

南齊書目

序錄豈荀子所引道經之比哉

克明俊德以下三十字記帝堯數十年所行之政簡括極矣至

命羲和一事則詳述之且以釐百工

釐治也工官也

熙庶績歸於此事

蓋自黃帝迎日推策至是而歷算之法始備故詳述之且自古
及今上至朝廷下至小吏凡行一政事必標記年月日此卽所

謂釐百工也若無歷日則事皆紛亂矣故以治歷爲要務也

專爲授時釐工非以矜奇闢巧也兩漢三統四分諸法雖疏闊當時固可以授時釐工矣明代此學衰微西洋人乃以此自銜阮文達公割圓密率捷法序云中土之書明明布列步天之

士藹藹周行是所望也此提倡中土歷算之學其意深矣

明明揚側陋而虞舜以孝問此選舉之典最古者也後世之舉

孝廉肇於此矣堯典之揚側陋以孝周禮之舉羣吏尙廉漢之舉孝廉合於古帝王之道此漢制之獨高於千

古者也舜命夔教胥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此古之大

學所以教人之法也皋陶言九德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

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比舜之命夔又加詳

焉寬而栗直而溫及剛此舜禹皋夔所講尤後世學者所當講

簡二字與舜命夔同也孟子曰聞伯夷之風者頭夫廉隅大有立志問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廉立寬三字皆在九德之內

教胥子以詩言志此學問之最古者孔子教小子學詩即大舜

之教也歌永言者讀詩與讀書不同必長言以歌之也聲者宮商角徵羽也既歌之則有抑揚高下依其抑揚高下記其某字爲宮某字爲商又定某聲用某律則成樂章之譜可以入音之器奏之此以詩入樂之法亦千古之定法也

禹貢九州自冀之外八州皆先舉山川爲界後又有導山導水諸條爲地理之學者當奉以爲法漢書地理志言推表山川正是此法段懋堂爲戴東原年譜云 國朝言地理者於古爲盛有顧景范顧鼐人胡朏明閻百詩黃子鴻趙東潛錢曉徵而先生乃皆出乎其上蓋從來以郡國爲主而求其山川先生則以山川爲主而求其郡縣體謂山水二者又以水爲主蓋二水之間卽知爲山脊明乎水道卽明山勢矣山水條理旣明然後考某水某山之東西南北爲某國某郡則若網在綱矣

說禹貢者至 國朝康熙乾隆地圖出而後瞭如指掌前乎此

則雖胡朏明之說亦有誤而說黑水尤大誤昔人黑水之說不

一惟以爲今之怒江者爲是其上源曰哈喇烏蘇蒙古謂黑曰

烏蘇出西藏喀薩北境東流至喀木蓋禹貢雍梁二州之界三危

當在其地自此屈南流爲梁州西界至雲南曰怒江亦曰又南

出雲南徼外入南海也禹貢雍州經文云三危既宅則導黑水

至于三危者在雍州境雍州西境其地甚廣哈喇烏蘇在河源

內雍州不近南海則其入于南海者必過梁州矣胡氏謂雍梁

黑水爲二然三危亦豈有二乎彼其所以致誤者誤以怒江源

在河源之東不能越河而與梁州黑水接爲一川也由未得見

康熙乾隆地圖故也禹貢鄭注謂今中國無黑水漢書地理志

祠蓋漢地至今湖滄江而止即地理志越雋郡青蛉侯水也忽江又在其西非漢時中國地但於滇池爲河望祀之耳

漢書地理志有功於禹貢者多矣而說南江爲最禹貢三江有北江中江而無南江班志會稽郡吳下云南江在南東入海此可以補經矣漢之吳縣卽今蘇州府吳縣吳縣南之水東流入海者吳江也阮文達公辨初學記引鄭注之誤最精確而以今吳江縣以南之運河爲南江說見新江圖考則與班志猶未合也運河之水南通錢塘江入海不得云東入海也東也北會于匯鄭注云東也者爲南江此指班志之分江水無疑矣文達之說得鄭注之意也班志丹陽郡石城下云分江水首受江東至餘姚入海也蓋分江水首受江東江在南東入海則南江非至餘姚入海也蓋分江水首受江東流入太湖此南江也自太湖流出爲錢塘江者則非南江之委也自太湖分流出爲運河南通錢塘江者則非南江之委也班志之意蓋如此分江水東流入太湖之讀今已湮變詳見禮所著漢書地理志水道圖說

說禹貢必據漢書地理志然亦未可泥也班孟堅距大禹之時遠於今日距班孟堅之時今人說班志不能盡確則班氏之說

禹貢未必盡確矣如廬江郡尋陽下云禹貢九江在南豫章郡
歷陵下云傳易山傳易川在南古文以爲傳淺原澧案岷山之
陽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衡山在江之南自衡山過九
江則至江北矣敷淺原當在江北安能在豫章郡境乎漢豫章郡地皆
在江之南或班氏不信古文說姑存其說而已乎且禹貢九江在尋
陽本可疑不獨敷淺原也衡山在湖水之西必先過湖水乃能過尋陽九江此亦可疑

洪範九疇天帝不錫鯀而錫禹此事奇怪而載在尙書反復讀
之乃解所謂我聞在昔者箕子上距鯀與禹千年矣天帝之錫
不錫乃在昔傳聞之語也洪範之文奇古奧博千年以來奉爲
祕寶以爲出自天帝箕子告武王述其所聞如此耳至以爲龜
文則尤當存而不論二劉輩乃或以爲龜背有三十八字或以
爲惟有二十字見孔疏徒爲臆度徒爲辯論而已孰從而見之乎

洪範以庶徵爲五事之應伏生五行傳以五事分配五行又以

皇極與五事爲六又以五福六極分配之漢書五行志云董仲

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陰陽劉向治穀梁春秋傳以洪範與仲舒

錯至向子歆治左氏傳其春秋意亦已乖矣言五行傳又頗不

同禮謂此漢儒術數之學其源雖出於洪範出於洪範不出於春秋春秋無陰陽

五行然既爲術數之學則治經者存而不論可矣見世有不以先

術數推求而知者如宋書五行志云晉武帝泰始後中國相尙

用胡牀新盤及爲羌新炙太康中天下又以氐爲紂頭及紂

帶於口百姓曰中國必爲胡所破也氐產於胡而天下以爲紂

頭帶身於口胡既三制之矣能無敗乎觀此則五胡之亂晉之

百姓早知之矣何待儒者講洪範講春秋推求五行而後知之乎

阮文達公著性命古訓引西伯戡黎不虞天性鄭注云不度天

性又引召誥節性惟日其邁文達解之云度性與節性同意言

講性字而考據尙書真古訓也

禮謂性所以當節者不但以性中有味色聲臭安佚之欲卽性

中之仁義禮智亦當節之仁義禮智亦有大過太偏者也

阮文達公孝經郊祀宗祀說云蓋周初滅紂之後武王歸鎬殷士未服者多此時鎬京尙未以后稷配天以文王配上帝各國諸侯亦未全往鎬京侯服于周成王又幼有家難于是周公監東國之五年與召公謀就洛營建新邑洪大誥治祀天與上帝以后稷文王配之后稷文王爲人心所服庶幾各諸侯及商子孫殷士皆來和會爲臣助祭多遜始可定爲紹上帝受天定命也但成王此時不敢來洛基命定命于是三月召公先來洛卜宅十餘日攻位卽成惟位而已各功工未成也三月望後周公來達觀所營之位知殷民肯來攻位遂及此時洪大誥治卽用二牲于郊以后稷配天且祭社矣召誥之用牲于郊卽孝經之

郊紀配天也於是始定爲周基受天命矣明堂功雖將成尙未
及配天基命之後行宗祀之禮於是周公倅告成王成王命周
公行宗禮洛誥宗禮卽孝經宗祀文王于明堂之禮也周公宗
祀當在季秋四海諸侯殷士皆來助祭十二月各工各禮迄用
有成人心大定成王始來洛邑相宅復冬祭文王武王于城內
宗廟之中入太室裸王賓亦咸格共見無疑仍卽歸綽命周公
後于洛守其地保其民是成王但烝祭于廟而未祀于郊與明
堂此孔子所以舉配天專屬之周公其人也禮案周誥倍罔整
牙讀者未能盡明其文義遂不能深明其事跡周公營洛邑郊
祀后稷宗祀文王乃周初最大之事至文達乃明之訓詁考據
之功斯爲最大者矣

周公所以必營雒邑者夏殷建都皆在今
山西河南之地周之豐鎬則偏在陝西史

記周本紀云武王曰粵詹雒伊毋遠天室營周居于雒邑而後
去是武王始營雒邑蓋營之而未成故周公復營之也以其地

爲土中庶幾諸
侯皆來和會也

崔氏述豐鎬考信錄云吾讀洪範而知武王之所以繼唐虞夏
商而成一代之盛治也吾讀立政無逸而知成王周公之所以
紹文武而開八百年之大業也六經中道政事者莫過於尙書
尙書自堯典禹貢皋陶謨以外言治法者無如此三篇虞夏書
文簡意深此則明切曉暢學者於此三篇熟玩而有得焉於以
輔

聖天子致太平之治綽有餘裕矣禮謂崔氏讀經而有心於治
法非復迂儒之業良足尙也所舉三篇皆盛治之文尙書二十
八篇盛治之文多衰微之文少惟西伯戡黎微子二篇而已微
子篇云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宄卿士師師非度凡有辜罪乃
罔恆獲又云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牷牲用以容將食無災

此殷世衰敝之狀三千年後猶如口覩矣聖人刪定尙書存盛治之文以爲法存衰敝之文以爲鑒學者皆當熟玩也凡讀經皆當如是也

閻百詩惠定宇攻僞古文搜考實證其僞已明姚姬傳復條舉其大背理者謂顯黜之不爲過

惜抱軒九經說卷三

今無庸再攻擊矣然

禮別有感慨繫之者僞旅葵云不寶遠物則遠人格不知不寶遠物則遠人不格矣是乃中國之福也彼徒以遠人格爲美談乃大惑也論語云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遠人謂顯與豈謂荒遠之國乎彼誤讀論語耳

段懋堂云當作僞時杜林之叅書古文尙書衛宏之古文尙書訓旨賈逵之古文尙書訓馬融之古文尙書傳鄭君之古文尙書注解皆存天下皆曉然知此等爲孔安國遞傳之本作僞者

妄有點竄涂改三十一篇字句變其面目令與衛賈馬鄭不類以啟天下之疑而動天下之兵也蓋偽孔傳本與馬鄭本之不

同梗槩已見於釋文正義不當於釋文正義外斷其妄竄古文

序異焦里堂亦云釋文不出鄭異字者即偽孔本與鄭本同者

也鄭本略存於偽孔本中矣兩貢鄭注禮案此二說可以箴砭江

良庭改易經字之病江氏好改經字乃惠定字之派雖云好古

而適足以為病也焦氏又云正義不引鄭注者即孔義與鄭義

同者鄭義略存於偽孔傳中矣同上又云置其為假託之孔安國

而論其為魏晉間人之傳則未嘗不與何晏杜預郭璞范甯等

先後同時晏預嘆甯之傳注可存而論則此傳亦何不可存而

論尚書補疏序禮案焦氏謂正義不引鄭注者即孔義與鄭義同者

此未必盡然謂置孔傳之假託而但以為魏晉間人之傳則通

人之論也卽以爲王肅作亦何不可存乎

近儒疑僞孔傳爲王肅作然如禹貢三百里蠻傳云以文德蠻
來之孔疏云鄭云蠻者聽從其俗羈縻其人耳故云蠻蠻之言
緒也王肅云蠻慢也禮儀簡慢與孔異洪範農用八政傳云農
厚也厚用之政乃成孔疏云鄭云農讀爲醲則農是醲意故爲
厚也張晏王肅皆言農食之卒也食爲八政之首故以農言之
然則農用止爲一食不兼八事非上下之例故傳不取禮案此
皆傳與鄭說同而與王肅說不同則似非王肅作也或王肅故
爲不同以揜其作僞之迹歟

鄭義與僞孔不同有僞孔勝於鄭者焦里堂補疏序舉數條以
爲傳之善其一條云曰若稽古帝堯曰若稽古皋陶傳皆以順
攷古道解之鄭以稽古爲同天同天二字可加諸帝堯不可施

於皋陶又一條云四罪而天下咸服傳以舜徵用之初卽誅囚
囚是先殛鯀而後舉禹鄭以禹治水畢乃流囚故王肅斥之
云是舜用人子之功而流放其父又一條云金縢罪人斯得鄭
以爲成王收周公之屬官殊屬謬悠說者多不以爲然傳則罪
人卽指祿父管蔡禮案爲孔此傳惟罪人指管蔡爲是其餘則
非焦氏盡以爲傳之善分析未精細也禮於
讀毛詩卷
內辯之遭案僞孔善於鄭注者焦氏所舉之外尙頗有之今
不必贅錄蓋僞孔讀鄭注於其義未安者則易之此其所以不
可廢也僞古文經傳可廢二
十八篇僞傳不可廢若不僞稱孔安國而自爲書如鄭
箋之易毛則誠善矣

僞古文襲用諸經傳之語閭百詩惠定宇皆臚舉之然孔疏已
有指出者矣旅獒爲山九仞功虧一簣孔疏云論語云譬如爲
山未成一簣猶不爲山故曰爲山功虧一簣犬馬非其土性不

畜孔疏云僖十五年左傳言晉侯乘鄭馬及戰陷於渾是非此土所生不習其用也夫不習用傳記無文所寶惟賢孔疏云楚語王孫圉對趙簡子曰楚之所寶者觀射父及左史倚相此楚國之寶也是謂寶賢也微子之命曰篤不忘孔疏云僖十二年左傳王命管仲之辭曰謂督不忘禮案如此之類孔疏於僞古文勦襲古經傳之迹已指出之矣

孔傳之僞孔疏亦似知之洪範農用八政僞孔云農厚也孔疏云鄭元云農讀爲醴故爲厚也金滕植璧秉圭僞孔云植置也孔疏云鄭云植古置字故爲置也此二條似知僞孔在鄭之後而取鄭說矣洪範三人占僞孔云夏殷周卜筮各異孔疏云周禮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杜子春以爲玉兆帝顓頊之兆瓦

兆帝堯之兆又云連山慮犧歸藏黃帝三兆三易皆非夏殷子
春之言孔所不取洪範龜從筮逆偽孔云龜筮相違孔疏云崔
靈恩以爲若三占之俱主凶則止不卜卽鄭注周禮筮凶則止
是也筮凶則止而不卜乃是鄭元之意非是周禮經文未必孔
之所取此二條似知偽孔傳在杜子春鄭康成之後而不取其
說矣多士序成周旣成遷殷頑民偽孔云殷大夫士孔疏云漢
書地理志及賈逵注左傳皆以爲遷邶鄘之民於成周分衛民
爲三國計三國俱是從叛何以獨遷邶鄘邶鄘在殷畿三分有
二其民眾矣非一邑能容民謂之爲士其名不類故孔意不然
此條又似知偽孔在班賈之後也農用八政疏又言
傳不取張晏王肅
近儒說尙書考索古籍罕有道及蔡仲默集傳者矣然偽孔傳
不通處蔡傳易之甚有精當者江艮庭集注多與之同大誥若

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養其勸弗救偽孔傳云以子惡故

孔疏云民

皆養其勸伐之心不救之此甚不通蔡傳云蘇氏曰養所養也謂人之臣僕

言若父兄有友攻伐其子爲之臣僕者其可勸其攻伐而不救

乎江氏注云長民者其相勸止不救乎

江訓養爲長與蔡異然不及蔡引蘇氏訓爲所

養也召誥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偽孔云敬爲所不可不敬之德

蔡云所處所也猶所其無逸之所王能以敬爲所則無往而不

居敬矣江云王其敬爲之所哉言處置之得所也召誥我不敢

知曰偽孔云我不敢獨知亦王所知蔡云夏商歷年長短所不

敢知我所知者惟不敬厥德卽墜其命也江云夏殷歷年長短

我皆不敢知惟知其皆以不敬德故早墜其命君奭襄我二人

偽孔云當因我文武之道而行之蔡云王業之成在我與汝而

已江云二人已與召公也多方我惟時其戰要囚之偽孔云謂

討其倡亂執其朋黨蔡云我惟是戒懼而要囚之江云戰慄也
康王之誥惟新陟王偽孔云惟周家新升王位蔡云陟升遐也
成王初崩未葬未諡故曰新陟王江云陟登假也謂崩也成王
初崩未有諡故稱新陟王秦晉昧昧我思之偽孔云惟察察便
巧善爲辨佞之言使君子迴心易辭我前多有之以我昧昧思
之不明故也蔡云昧昧而思者深潛而靜思也以昧昧我思之
屬下文江云昧昧我思云者是穆公自道思此一介臣非謂前
日之昧昧于思也此文當爲下文緣起此皆蔡傳精當而江氏
與之同者如爲暗合則於蔡傳竟不寓目輕蔑太甚矣如覽其
書取其說而沒其名則尤不可也

孫淵如疏此數條皆與江氏略同惟戰要四無說王西莊

後案段懋堂撰異皆無說段懋堂以昧昧我思之加有一介臣二句相連寫之皆輕蔑蔡傳不置隔引之也蔡傳雖淺薄亦何必輕蔑太過不屑引之乎近儒惟孔翼軒公羊

通義引宋人之說甚多最無門戶之見也

江王段孫四家之書善矣既有四家之書則可刪合爲一書取
尙書大傳及馬鄭王注僞孔傳與史記之采尙書者爾雅說文
釋名廣雅之釋尙書文字名物者漢人書之引尙書而說其義
者采擇會聚而爲集解如何氏論語集解之體○其兩說可兼
存者如堯典欽明馬云威儀表備謂之
欽鄭云敬事節用謂之欽雖兼存之疏史仲明鄭說爲長若不
可兼存者如金縢罪人斯得鄭以罪人爲周公官屬則不采之
疏中仍引孔疏蔡傳以下至江王段孫及諸家說尙書之語采
擇融貫而爲義疏其爲疏之體先訓釋經意於前而詳說文字
名物禮制於後如是則盡善矣吾老矣不能爲也書此以待後
人

東塾讀書記卷五終

東塾讀書記卷六

番禺陳澧撰

詩

釋文引沈重云案鄭詩譜意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卜商意有不盡毛更足成之

孔疏所載詩譜不言序爲澧誰作沈重之說不知所據

案儀禮鄉飲酒禮賈疏以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之類是子夏序文其下云有其義而亡其辭是毛公續序與沈重足成之說同今讀小序顯有續作之迹如載馳序云許穆夫人作也閔其宗國顛覆自傷不能救也此已說其事矣又云衛懿公爲狄人所滅國人分散露於漕邑許穆夫人閔衛之亡傷許之小力不能救思歸唁其兄又義不得故賦是詩也此以上文三句簡略故復說其事顯然是續也有女同車序云刺忽也鄭人刺忽之不昏于齊此已說其事矣又云太子忽嘗有功于齊齊侯請妻

之齊女賢而不取卒以無大國之助至於見逐故國人刺之此
以上文二句簡略故亦複說其事顯然是續也鄭君雖無說讀
之自明耳

鄭君非以小序皆子夏毛公合作也常棣序云燕兄弟也閔管
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孔疏引鄭志答張逸云此序子夏所爲
親受聖人是鄭以此序三句皆子夏所爲非獨燕兄弟也一句
矣

十月之交而無正小旻小宛四篇序皆云刺幽王詩譜則云刺
厲王漢興之初師移其第耳孔疏云十月之交箋云詁訓傳時
移其篇第因改之耳則所云師者卽毛公也據此則鄭君以序
皆毛公所定雖首句亦有非子夏之舊者也

阮文達公十月之
交四篇屬幽王說

則以鄭
說爲非

絲衣序云繹賓尸也高子曰靈星之尸也孔疏引鄭志荅張逸云高子之言非毛公後人著之此鄭以高子曰靈星之尸也八字非毛公所著乃後人著之故箋絕不言靈星之尸而亦不駁之也孔疏誤讀非毛公後人著之七字爲一句遂謂子夏之後毛公之前有人著之矣

或謂序之首句傳自毛公以前次句以下毛公後人續作尤不然也如終風序云衛莊姜傷已也遭州吁之暴見侮慢而不能正也若毛公時序但有首句而無遭州吁之暴云云則次章莫往莫來傳云人無子道以來事已已亦不得以母道往加之所謂子者誰乎以母道加誰乎又如考槃序云刺莊公也不能繼先公之業使賢者退而窮處毛傳云考成槃樂也山夾水曰澗曲陵曰阿邁寬大貌軸進也若毛公時序但有首句則此傳但

釋考槃澗阿邁軸六字不知序何以云刺莊公矣且永矢弗告傳云無所告語尤不知何謂矣鄭風羔裘序云刺朝也言古之君子以風其朝焉毛傳亦但釋字義不知序何以云刺朝矣鼓鐘序云刺幽王也毛傳云幽王用樂不與德比會諸侯于淮上鼓其淫樂以示諸侯賢者爲之憂傷也禮案此是毛公續序誤入於傳文之首也自節南山以下序言刺幽王者三十篇而無正巧言巷伯谷風蓼莪四月北山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瞻彼洛矣裳裳者華桑扈鴛鴦頍弁車輦魚藻采芣角弓隰桑瓠葉漸漸之石何草不黃二十四篇之序次句以下皆言所以刺之意惟鼓鐘序只刺幽王也一句其刺意未明故毛公足成之也節南山正月十月之交小旻小宛小弁六篇序亦只刺幽王一句無足成之語以詩中明有刺語不必足成耳

楚茨信南山諸詩無憂傷

之語故朱子不信爲刺詩

最可疑者酌序云告成大武也言能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也
澧案遵養時晦毛傳云養取也訓養爲取其義已難明鄭箋云
養是闇昧之君以老其惡此不訓養爲取然又非序所謂養天
下也此序實未易明耳

關雎序說周南召南之語孔疏未明其意也周召者周公召公
采地之名周南召南者二公所主之地所謂自陝以東周公主
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也周南召南地皆甚廣但舉二采地之
名而其餘之地則以南字包括之者周召皆在北周南之地其
化自周而南故以周南爲名召南之地其化自召而南故以召
南爲名序所云南言化自北而南其意如此也周南之地所采
之詩謂之周南召南之地所采之詩謂之召南若夫關雎麟趾

鵲巢騶虞諸詩出於周國中非二公所主之地而分屬二南者以關雎麟趾是王者之風周公攝王者之事故以其詩繫之周公鵲巢騶虞是諸侯之風周之先王本是諸侯其教如此召公是諸侯故以其詩繫之召公序之所云其意如此也其末數句之意則實難明故爲後人所疑矣

六月序鹿鳴廢則和樂缺矣云云凡二十二篇每一篇廢則一事缺其未云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讀此序令人驚心動魄乃知詩教所關係者如此孔疏云明小雅不可不崇以

示法也此語深悉此序之意矣

此序云伐木廢則朋友缺矣文選謝叔源西池詩李善注引韓

詩曰伐木廢朋友之道缺此所引若是

韓詩序則毛韓序同蓋出於子夏矣

西漢經學存於今者惟毛詩

尙書大傳春秋繁露皆非完書

段懋堂爲毛詩故

訓傳定本其題辭云讀毛而後可以讀鄭是也然其定本則未

盡善凡每篇傳首有興也二字者段皆增經文二句於其上以

無經文則興也二字無所承耳然不必增也某篇幾章幾句乃

毛公之筆當連屬於毛傳之前

舊在傳箋後段移置序之前邊謂當在序後傳前古者眾篇之

序合為一編也

興也二字即承此耳

如關雎三章一章四句二章章八句興也

其餘不必增

而增者尤多如窈窕幽閒也淑善述匹也之上不必增窈窕淑

女君子好述二句荇接余也流求也之上不必增參差荇菜左

右流之二句德盛者宜有鐘鼓之樂之上不必增鐘鼓樂之一

句惟宜以琴瑟友樂之之上當增琴瑟友之一句耳如此則增

段氏又有毛詩訓故傳微一書見阮文達公漢

者甚少不至處處皆增大異於其舊矣

讀考周禮六卷序今情不得而讀之

毛傳連以一字訓一字者惟於最後一訓用也字其上雖繁至

數十字皆不用也字此傳例也然有不盡然者今考也字不合

傳例之處其下皆有鄭箋此由昔人因箋綴傳下傳無也字則
文勢不斷故增也字以隔絕之此已不當增而增矣段氏定本
又於舊所未增者而亦增之如淑善述匹也寤覺寐寢也善字
覺字下皆增也字則段氏亦未知傳例矣何彼穠矣傳肅敬離和
下有箋而和下無也字此昔人增加之未盡者摻本傳紫旋也
成就也紫旋下無箋而昔人亦增也字則以上文綏安將大下
皆因有箋而增也字遂相連增之耳○顏氏家訓書證篇云俗
學間經傳中時須也字輒以意加之每不得所益成可笑然則
毛傳也字爲俗學所加無疑也○論語巧言令色朱
注巧好令善也此朱子之用古法俗學知此者稀矣

毛傳一字訓一字有加之字者如服思之也獲黃之也之類其
所訓皆用韻之字蓋詩意本說思因用韻遂用服字以代思字
詩意本說黃因用韻遂用獲字以代黃字毛公知其意故加之
字訓爲思之也黃之也後世作詩者亦多如此如杜詩奉贈韋
左丞大云詩膏子遠規親近之也哀王
孫云慎勿出口他段氏定本小箋云獲卽獲之假借獲所以黃
人狙狙伺之也

物故養之亦曰鑊此讀養之也三字爲一句是也其於服思之也之上增思服二字則讀服思之也四字爲一句義例參錯矣

漢賁二字韻同部詩人用漢字蓋取其與莫給致皆入聲此其用韻之精密也○惟如煖如焚傳云煖燄之也煖非用韻之字然此亦因詩人用煖字爲焚意故訓爲燄之也凡詩一句兩字皆用如字者其兩字必相類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之類是也

毛傳訓詁與爾雅同者如鴟鳩王雎也孔疏云釋鳥文水中可居者曰洲孔疏云釋水文孔意以爲毛公取爾雅之文以爲傳也澧案陸機草木鳥獸蟲魚疏云荀卿授魯國毛亨亨作詁訓傳則毛亨乃周秦閒人張揖上廣雅表云今俗所傳三篇爾雅或言叔孫通所補或言郝郡梁文所考然則爾雅不盡在毛傳之前安知非爾雅取毛傳之文乎

毛傳簡而精人皆知之矣其精而奧者如葛覃施于中谷傳云施移也澧案說文施旗兒旖旎旖旎也移禾相倚移也此經施

字乃倚施之施傳移字乃倚移之移皆柔曲倚那之貌傳訓施

為移葛藟之形狀如繪也故讀毛傳者不可不讀說文敷施之

作世還移之移說文作迢作施作移者假借字耳此經此傳則

皆用其本義也王肅云葛生於此延蔓於彼猶女之當外戚也

孔疏引之而云毛意必不然然孔自為說亦云施移也言引蔓移去其根也皆未得毛意也更有甚簡與者

載艾篇載穫濟濟傳云濟濟難也乍讀之幾不可解讀鄭箋云

難者穗眾難進也而後明其意謂禾穗粗大稠密穫者難入於

其中此形容豐年景象令人解頤矣段氏定本小箋云濟同濟甚得傳意

毛傳訓詁之語有足以警世者召旻傳云皋皋頑不知道也訛

訛厥不供事也此於衰世之人形容盡致孔疏云小人在位如

此害及天下尤能發明傳意

毛公說詩之大義既著於續序中矣其在傳內者亦不少如關

雎傳云夫婦有別則父子親父子親則君臣敬君臣敬則朝廷

正朝廷正則王化成鹿鳴傳云夫不能致其樂則不能得其志

不能得其志則嘉賓不能竭其力如此類者不可以其易解而

忽之也又如荀之華傳云治日少而亂日多此語甚悲有無窮

之感慨呂氏春秋觀世篇論治世之所以短亂世之所以長蓋古之傷心人同此感慨矣又如臯鷖傳

云太平則萬物衆多乍讀之似但稱頌太平之語反而思之離

亂之時人烟且稀少況物產乎乃知毛傳此語之深警也魚麗傳云

太平而後微物衆多再作此語意深哉○桑扈篇君子樂胥受

天之祜箋云胥有才知之名也賢者在位政和而民安天子之

以福祿孔疏云言用賢則民安是棄賢則亡國矣孔冲遠讀此箋能反而說之善說經者當知此

毛傳多載禮制如葛覃傳云古者王后織元統公侯夫人紘紵

卿之內子大帶大夫命婦成祭服士妻朝服庶士以下各衣其

夫靜女傳云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史不記過其罪

殺之后妃羣妾以禮御於君所女史書其日月授之以環以進

退之生子月辰則以金環退之當御者以銀環進之著於右手

既御著於左手事無大小記以成法如此者皆禮記之類也

傳云古者女師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草蟲傳云嫁女之家不息火三日思相離也如此之類則已載於禮記矣

毛傳有述古事如韓詩外傳之體者如素冠傳子夏閔子騫三

年喪畢見夫子一節小弁傳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一節巷

伯傳昔者顏叔子獨處于室一節絲傳古公處幽一節虞芮之

君相與爭田一節行葦傳孔子射於矍相之圃一節皆外傳之

體定之方中傳建邦能命龜一節雖非述古事然因經文卜云

其吉一語而連及九能亦外傳之體也

荀子云國風之好色也其傳曰盈其欲而不愆其止其誠可比

於金石其聲可內於宗廟

大略篇

據此則周時國風已有傳矣韓

詩外傳亦屢稱傳曰史記三代世表褚先生曰詩傳曰湯之先

爲契無父而生此皆不知何時之傳也

漢書藝文志云齊韓詩或取春秋采雜說咸非其本義采雜說非本義

蓋專指外傳而言今本韓詩外傳有元至正十五年錢惟善序云斷章

取義有合於孔門商賜言詩之旨禮案孟子云憂心悄悄愠于

羣小孔子也亦外傳之體禮記坊記中庸表記緇衣大學引詩

者尤多似外傳蓋孔門學詩者皆如此其於詩義洽熟於心凡

讀古書論古人古事皆與詩義相觸發非後儒所能及韓非有解老篇

復有喻老篇引古事以明之即西漢經學惟詩有毛氏韓氏兩外傳之體其解老即內傳也

家之書傳至今日讀者得知古人內傳外傳之體乃天之未喪

斯文也直齋書錄解題云韓詩外傳多記雜說不專解詩果當

時本書否卷二杭堇浦云輩生繁露韓嬰外傳偁背經旨鋪列雜

說是謂畔經古文百篇字此則不知內外傳之體矣皮襲美讀韓詩外傳云韓氏之

書抑百家崇吾道至矣如襲美者乃能讀韓氏書者也○韓詩外傳采阿曲意子一事蓋明知此乃雜說不足信但欲證明漢有游女不可求思之義耳近人刻外傳者剛之其意甚善然傳刻者多豈能盡剛乎

鄭君詩譜序云勤民恤功昭事上帝則受頌聲宏福如彼若違而不用則被劫殺大禍如此吉凶之所由憂娛之萌漸昭昭在斯足作後王之鑒於是止矣禮案大序云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小序每篇言美某王某公刺某王某公鄭君本此意以作譜而於譜序大放厥辭此乃三百篇之大義也此詩學所以大有功於世也

鄭箋有感傷時事之語桑扈不戢不難受福不那箋云王者位至尊天所子也然而不自斂以先王之法不自難以亡國之戒則其受福祿亦不多也此蓋嘆息痛恨於桓靈也小宛螟蛉有子蜾蠃負之箋云喻有萬民不能治則能治者將得之此蓋痛

漢室將亡而曹氏將得之也又戰戰兢兢如履薄冰箋云衰亂
之世賢人君子雖無罪猶恐懼此蓋傷黨錮之禍也而無正維
曰于仕孔棘且殆箋云居今衰亂之世云往仕乎甚急迫且危
此鄭君所以屢被徵而不仕乎鄭君居衰亂之世其感傷之語
有自然流露者但箋注之體謹嚴不溢出於經文之外耳清人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箋云好利不顧其君注心於利也此序語意甚明而鄭君必解之者殆亦有所感也注心於利衰世之風必如是矣

六藝論云注詩宗毛為主毛義若隱略則更表明如有不同卽
下己意使可識別也釋文引此數語字字精要為主者凡經學必
有所主所主者之外或可以爲輔非必入主出奴也表明者使
其深者畢達晦者易曉古人所賴有後儒者惟在於此若更爲
深晦之語則著書何爲哉如有不同者以毛義爲非也然而不

敢言其非下已意使可識別者易毛義也然而不敢言易毛尊
敬先儒也讀者當字字奉以爲法

鄭君專於禮學故多以禮說詩采蘋誰其尸之有齊季女毛以
敎成之祭與禮女爲一鄭以季女設藝正得爲敎成之祭不得
爲禮女賓之初筵大侯既抗弓矢斯張毛以爲燕射鄭以下章
烝衍烈祖則是將祭而大射鄭難毛者惟此二條蓋於禮有據
雖難毛不嫌也然有拘於說禮而失之者臆驚序云神祇祖考
安樂之也毛以五章皆爲祭宗廟鄭以首章祭宗廟二章祭四
方百物三章祭天地四章祭社稷山川五章祭七祀然詩中實
無此分別且三章爾酒既絜爾殽伊脯箋云天地之尸尊事尊
不以褻味沛酒脯而已孔疏云其實天地之祭更有殽饌此則
覺箋之疏失而微破之矣

詩但取絜脯與渚處下爲韻耳云此
伊脯者不可云既脯故變其文也此

鄭拘於說禮之病也綠衣箋云綠當爲祿然禮有祿衣無祿絲拘於說禮而破字尤其病也

斯干似續妣祖箋云妣先妣姜嫄也祖先祖也此亦箋之拘於說禮望文生義孔疏則云先妣後祖者取會韻也此說最通詩是有韻之文其文義有不可拘泥者如絲衣白羊牡牛鼎鼎及鼐傳云自羊徂牛言先小後大也此傳亦望文生義疏云鼎則先大後小者取鼐爲韻豈謂先羊後牛亦取牛爲韻疏未明言耳其餘如小星三五在東采芣元袞及黼生民載震載夙或黻或蹂那顧予烝嘗疏皆以爲取韻不拘泥文義此疏之精善處也

天保論祠丞嘗疏云若以四時當云祠論晉烝詩以便文故可以不依先後此言便文卽取韻也○卷耳我姑酌彼兕觥葛藟可以縫裳賓之河筵俾出童段皆是取韻不必拘泥觥爲罰飲裳爲下服段爲羊不童也童段猶言童羊亦如肥羜猶言肥羊三百篇此類甚多也說經者當先解其字再說其意如觥當先解爲罰爵再解詩意只說爵耳不必泥於罰也餘皆倣此

毛傳不破字然小豈是用不集傳云集就也卽是讀集爲就與

猶咎爲韻

錢辛楣養新錄之說

此與破字無異矣鄭箋多破字如七月田

畯至喜箋云喜讀爲饔饔酒食也孔疏云毛無破字之理當謂

田畯來至見勤勞故喜樂耳思文立我烝民箋云立當作粒孔

疏云毛無破字之理宜爲存立眾民也禮謂如此類皆不必破

字然如常武鋪敦淮漬箋云敦當作屯孔疏云毛無破字之理

必以爲厚宜爲布陳敦厚之陣也此則屯卽布陳敦厚之意鄭

雖破字仍與毛義同

釋文至喜鋪敦下皆云王中毛如字此王肅有意與鄭立異耳敦字不必出毛也

斯干無相猶矣傳云猶道也箋云猶當作瘡瘡病也孔疏云箋

以相猶與相好對文當謂無相惡之事角弓曰不令兄弟交相

爲瘡猶瘡聲相近故知字誤也此則鄭破字爲長矣

毛鄭訓詁似異實同者孔疏屢言之矣如車葦以慰我心傳云

慰安也箋云以慰除我心之憂也疏云以憂除則心安非是異於傳也生民以興嗣歲傳云興來歲繼往歲也箋云嗣歲今新歲也疏云其意微與毛異大理亦同也凡鄭非異於毛及微異而亦同者讀者但當如此通融之至如維天之命假以溢我其收之傳云溢愼箋云溢盈溢之言也以嘉美之道饒衍與我我其聚斂之以制法度疏云溢愼釋詁文易傳者溢是流散收爲收聚上下相成於理爲密故易之也小夏謀猶同適何日斯沮傳云沮壞也箋云沮止也疏云止亦壞義無多異正以行惡宜爲休止故易傳也凡鄭義異於毛者讀者當求其理孰爲密雖無多異亦當求其宜孔疏足以爲法矣

鄭與毛大不同者關雎傳云言后妃有關雎之德是幽閒貞專之善女宜爲君子之好匹箋云怨耦曰仇言后妃之德和諧則

幽閒處深宮貞專之善女能爲君子和好眾妾之怨者此毛以爲后妃是淑女是字甚明孔疏乃謂毛以爲后妃思得淑女强毛從鄭然毛傳是字豈可强解乎箋所云爲君子和好眾妾之怨者與列女傳同列女傳云湯妃有藝統領九嬪後宮有序咸無妬媚逆理之人詩云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言賢女能爲君子和好眾妾母儀傳劉子政所說蓋魯詩也然亦似以淑女指有藝非指九嬪且車韋序云周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其四章陟彼高岡箋云此喻賢女得在王后之位然則關雎序云樂得淑女以配君子亦是淑女在王后之位不知鄭君何以云三夫人以下也大戴禮保傳云春秋之元詩之關雎禮之冠婚易之乾《皆慎始敬終此言婚言乾《言慎始皆是言夫婦非言嫡妾論語子謂伯魚曰女爲周南召南矣乎集解馬曰周南召南國風

之始樂得淑女以配君子三綱之首王教之端此言三綱之首
是夫為妻綱非言嫡妾三國志程秉傳孫權為太子登聘周瑜
女秉守太常迎妃於吳既還秉從容進說登曰婚姻人倫之始
王教之基故詩美關雎以為稱首秉逮事鄭君見本傳而亦不從
箋說可謂不苟同者矣唐來鵠隋書對女樂論云高祖謂羣臣曰自古天子有女樂否房暉遠進曰臣聞
竊窺淑女鐘鼓樂之此即王者房中之樂隋文悅噫暉遠引詩
應對恣率一時之言頗味二南之旨淑女謂后妃也安有后妃
執樂也此唐人不依孔疏強毛從鄭者
○凡引唐人文無其集者皆見全唐文

王肅之說有是者有非者當分別觀之薄汚我私薄澣我衣害
澣害否毛傳云汚煩也私服宜澣公服宜否此毛以私與衣皆
是私服汚與澣皆是澣孔疏云王肅述毛合之云煩澣濯其
私衣是也此毛傳所說甚明王肅述之不謬宜孔疏取之也與箋
云衣謂襦衣以下至祿衣此則公者繁疏云此篇毛傳所說不
服宜不澣者與薄澣我衣不合也

明王肅云大人寬博之德故雖在山澗獨寐而覺獨言先王之
道長自誓不敢忘也其言或得傳旨今依之以爲毛說此毛傳
簡略王肅能得其意宜孔疏亦依之也武人東征不皇朝矣王
肅云不暇修禮而相朝疏引之云此自王肅之說毛意無以見
其然正以詩中諸言不皇多爲不暇故存其說代毛耳受命出
征無暇相朝不當以此爲怨王氏之義不爲長矣此取王說訓
皇爲暇其以朝爲相朝則不取之甚能別擇也混夷駿矣孔疏
云帝王世紀云文王受命四年周正丙子混夷伐周王肅同其
說以申毛義然周之正月柞械未生以爲毛說恐非其旨驗毛
傳上下與鄭不殊此則王肅謬說疏駁之甚當也至王肅謬說
而疏從之者如會朝清明傳云會甲也不崇朝而天下清明孔
疏云毛以爲會值甲子之朝王肅云以甲子昧爽與紂戰則傳

書會甲長讀為義謂甲子日之朔非訓會為甲此疏說誤也傳訓會為甲疏連讀會甲二字以為會值甲子不成文法且引孫毓云經傳詁訓未有以會為甲者毛傳乃詁訓之最古者更何俟他求乎

段熲堂小箋陳碩甫疏已解會訓甲之義此不復贅說

王肅自謂述毛然有非述毛者奕奕梁山維禹甸之毛傳云禹

治梁山此治梁二字用禹貢治梁及岐之文也梁山近岐則韓

近岐無疑矣

日知錄云毛傳不言其地此亭林未悟毛傳用禹貢之文耳且不獨毛公據禹貢以作傳詩人亦據

禹貢以作詩也

王肅云今涿郡方城縣有韓侯城世謂之寒號城

水經聖水

引此竟不述毛矣潛夫論云昔周宣王亦有韓侯其國也近燕

故詩云普彼韓城燕師所完

志氏

此不知出於三家詩抑王節

信臆說然總之非毛說也

燕師所完鄭箋云燕安也古平安師

訓燕為安然文義不順朱子集傳云燕召公之國也召公為同

空日知錄最之云豈有役二千里外之人而為築城者禮謂當

時燕師至韓必有其故不可懸斷其必無也日知錄又以其追其類乃東北之夷然詩言四時百蠻又可以百蠻而謂韓在南

鄭王說周公東征之事大不同考之詩書武王崩管蔡流言周公避居東都知管蔡將叛乃為鴟鳴之詩成王猶疑周公至感雷風之異迎周公歸於是管蔡商奄四國皆叛周公東征三年歸而攝政致太平鄭君之說皆不誤惟金縢云罪人斯得謂得知流言出於管蔡

此江良庭集注音疏之說

鄭以為成王收周公官屬此為

誤耳王肅以周公居東二年為作大誥而東征以罪人斯得為

殺管蔡

見幽譜孔疏○金縢偽孔傳與肅說同

孔疏以王說傳合毛傳

見幽譜疏汪容

甫述學又以王說傳合說文

周公居東

澧案鴟鳴篇云既取我子

無毀我室毛傳云甯亡二子不可毀我周室毛意以大鳥取我

二子將毀我巢喻武庚叛而使管蔡附已將毀周室也說文云

辨治也引周書曰我之不辨許意謂不治流言所自起則無以

告先王也二者皆不可傳合王說也如王說則於詩書皆不可

通金勝言管叔及羣弟流言未言管蔡叛也周公一聞流言而

遽興兵誅殺兄弟何太急乎偽古文蔡仲之命云羣叔流言乃

以流言即誅囚與王說同且成王此時方疑周公豈命周公伐

管蔡乎此大誥孔疏語正可以駁偽王云二年克殷殺管蔡三

年而歸孔疏此以書言二年詩言三年參差不合而爲之彌

縫耳王容甫云公遜位以遜於野一死士之力足以制之夫成

在朝亦可害之矣其所據遜周書作雒解之文

則孔晁注已言其陵越江良庭論之已詳矣

陸機疏與毛鄭不同者山有苞櫟陽有六駁陸疏云駁馬梓榆

也其樹皮青白駁瑩遙視似駁馬故謂之駁馬下章云山有苞

棣隰有樹檉皆山隰之木相配不宜云獸孔疏云此言非無理

也但箋傳不然禮謂陸疏誠有理矣然尙有可疑傳云駁如馬
偃牙食虎豹箋云山之櫟隰之駁皆其所宜有也駁食虎豹乃
希有之獸豈得云隰所宜有竊疑箋亦以駁爲木名其無易傳
之語者更疑傳本有樹皮似駁馬之語其後脫之鄭所見之本
則未脫耳不然則此箋不可通矣

王伯厚云賈逵撰齊魯韓與毛氏異同崔靈恩采三家本爲集

注今唯毛傳鄭箋孤行獨朱文公集傳閎意眇指卓然千載之

上言關雎則取康衡

宋人譚匡字改爲康

柏舟婦人之詩則取劉向笙詩

有聲無辭則取儀禮上天甚神則取戰國策何以恤我則取左

氏傳抑戒自儆昊天有成命道成王之德則取國語陟降庭止

則取漢書注賓之初筵飲酒悔過則取韓詩序不可休思是用

不就彼岵者岐皆從韓詩禹敷下土方又證諸楚辭一洗末師

專已守殘之陋

詩攷序

體案賈逵崔靈恩之贊爲朱子集傳開其

先近儒攻擊朱子者豈未見王伯厚之說乎且鄭箋亦兼取三

家說不獨賈逵崔靈恩也

阮文達公詩書古訓采諸經及諸古書說詩之語亦朱子集傳之意徐氏

瓌詩經廣詁亦然徐氏所附之說多與朱子集傳之說同陳碩甫毛傳疏亦然遺門人趙子詔皆摘出之此可見集傳之善雖

欲蔑棄之而不能也

四庫總目提要云朱子從鄭樵之說不過攻小序耳至於詩中

訓詁用毛鄭者居多體案朱子語類云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

采薇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此四句儘說得好

卷八十一

序之精善朱子未嘗不稱述之也

行葦首章朱傳云此方言其開燕設席之初而然慙篤厚

之意猶然見於言語之外體案小序云行葦忠厚也朱傳正可發明序意也

至於詩中訓詁固多用

毛鄭而其解釋詩意則有甚得毛義勝於鄭箋者如我心匪鑒

不可以茹鄭箋云鑒之察形但知方圓白黑不能度其真僞我

心非如是鑒此與毛意不同下章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
席不可卷也毛傳云石雖堅尚可轉席雖平尚可卷然則我心
匪鑒不可以茹毛意亦當以爲鑒尚可茹朱傳云我心匪鑒而
不能度物得毛意矣又如爰居爰處爰喪其馬毛傳云有不還
者有亡其馬者是毛意以二者皆實有之事鄭箋云今於何居
乎於何處乎於何喪其馬乎此亦與毛意不同朱傳云於是居
於是處於是喪其馬得毛意矣毛傳簡約鄭箋多紆曲朱傳解
經務使文從字順此經有毛傳鄭箋必當有朱傳也朱子語類云陳君舉說關雎謂后妃自謙不敢當君子謂如此之淑女方可爲君子之仇匹鄭氏也如此說了卷八十一朱子知后妃求淑女是鄭如此說而非毛如此說眞善讀毛傳者也

鹿鳴人之好我示我周行毛傳周至行道也鄭箋云示當作寘
寘置也周行周之列位也孔疏云鄉飲酒禮注云嘉賓既來示

我以善道以注禮時未爲詩箋故同舊說禮案禮記緇衣詩云

人之好我示我周行鄭注云行道也言示我以忠信之道朱傳

云周行大道也此從毛傳及儀禮禮記鄭注說實長於箋說也

示我周行猶云示我顯德行也班孟堅解雍詩云示我顯德行李

氏以周行之周爲代名故擬之曰漢行李善則不以周爲代名

故引示我顯德行也○道德道路皆可謂之道卷耳之周行乃

大路也周行猶云周道循云道周也○近見胡墨莊毛詩

箋說此詩亦引示我顯德行但禮之書已刻成故不刪也

文王在上於昭于天朱傳云言文王既沒而其神在上昭明于

天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朱傳云文王之神在天一升一降無時

不在上帝之左右此朱子不從傳箋而自爲說者實則古有此

篇云若鬼神無有則文王既死彼豈能阮文達公云文王在上

乃宗祀明堂指文王在天上故曰於昭于天非言初爲西伯在

則天上降則庭止也至于在帝左右更是明言宗配上帝之事
豈有文王生前而謂其陟降在帝左右者乎傳箋皆非大雅文王詩解
禮案宗祀明堂之說朱子所未及其以文王之神在天上則文
達之說與朱子同如文達之講漢學真可以爲法此詩毛鄭之
說實非朱子之說實是若拘守毛鄭而不論其是非則漢學之
病也

戴東原詩經補注云卷耳感念於君子行邁之憂勞而作也此
從朱傳之說不從序說平心論之序說雖古義而朱說尤通故
戴氏從之也真彼周行朱傳以爲真所采之卷耳於大道之旁乃通戴氏云真此懷念於周行之上則文義未安也
二章三章四章則朱說亦未安陳長發稽古編駁之云登高
極目縱酒娛懷雖是託諸空言終有傷於雅道是也戴氏云陟
山謂君子行邁所陟也酌酒願君子且酌以解其憂也此實勝

朱傳之說不拘守毛鄭亦不拘守朱傳載氏之學可謂無偏黨矣

賓之初筵朱傳云毛氏序曰衛武公刺幽王也韓氏序曰衛武公飲酒悔過也今按此詩意與大雅抑戒相類必武公自悔之作當從韓義禮案此詩無自悔之語與抑戒似不相類且武公赫咺威儀其所與飲酒之賓亦未必至於號呶亂籩豆朱子謂當從韓義未免偏見蓋有意於存韓義遂不覺其偏耳說經不可有成見如此

東門之墀序言刺男女相奔湊序言刺淫風大行序未嘗不言淫奔也朱子則不以爲刺而以爲淫奔者自作甚至風雨思君子亦以爲淫奔誤之甚矣

類弁篇既見君子庶幾說慍然桑篇既見君子其樂如何與風雨篇

既見君子云胡不夷無異也何以風雨篇獨爲淫奔乎

惟靜女篇則真難解其言此女俟

我於城隅又貽我以物我悅其美若稱譽賢女豈容作此等語
必至投梭折齒矣毛鄭曲解之俟我於城隅解爲自防如城隅
說釋女美解爲女史說釋妃妾之德美人之貽解爲遺我以賢
妃文義皆不可通禮案序云靜女刺時也衛君無道夫人無德
此序語意未了蓋謂諸侯當求賢女以爲配也呂伯恭讀詩記
云愛而不見搔首踟躕猶關雎求之不得寤寐思服呂氏據張橫渠之說
以爲靜女在後宮後宮西北乃城隅此則不然也諸侯之宮前朝後市後宮西北安能近城隅乎二章言賢妃
貽我以彤管女史之禮可說釋呂氏此說可通矣其云三章之
義難通橫渠之說差近謂田官獻新物於君乃用之以答彤管
之贈非其女色之爲美亦惟德美之人是貽耳此說則仍未通
蓋三百篇中此篇當如食肉不食馬肝耳定九年左傳云靜女之三章取彤管焉孔
疏云本鉅靜女詩者止爲彤管之言可取故全篇取之不棄上下之二章也此則竟以爲上下二章本可棄矣

陳季立讀詩拙言曰詩三百篇牢籠天地囊括古今原本物情
諷切治體總統理性開揚道真廓乎廣大靡不備矣美乎精微
靡不貫矣近也實遠淺也實深辭有盡而意無窮故誰適爲容
閨怨之貞志也與子偕作塞曲之雄心也於女信宿戀德之惻
衷也投畀豺虎疾惡之峻語也樂子無知傷時之幽憂也攜手
同行招隱之姱節也斷壺剝棗田家之真樂也魚鼈筍蒲餞送
之清致也示我周行乞言之虛懷也周爰咨謀遠遊之博采也
實命不猶自寬之善經也我思古人拔俗之卓軌也後世風流
文雅之士言之能若此之典乎好樂無荒恬淡而慮長匪我思
存紛華而不亂泌之洋洋素位而止足在水中沚跡近而心遐
振驚想君子之容也白駒繫嘉客之馬也後世清隱高遜之士
言之能若此之婉乎濟濟多士美得人也有嚴有翼修戎政也

公孫碩膚昭勞謙也萬邦作孚廣身教也此盛世之風綦隆之泰也變雅所詠尤可繹思淪淪泚泚百官邪矣曹侯多藏寵賂彰矣婦有長舌女謁盛矣莫肯夙夜庶政隳矣爲鬼爲蜮讒夫昌矣俾晝作夜酒德酣矣自有肺腸朋黨分矣民亦勞止百姓困矣此周之衰也亦漢唐宋之所以亡也後世經綸康濟之士言之能若是之詳乎反是不思亦已焉哉謀始之箴也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令終之戒也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行道之徵也夙夜匪解以事一人策名之則也白圭之玷尙可磨也何言之可輕民之失德乾餱以愆何微之可忽秉心塞淵騷牝三千何事之非心旣作泮宮淮夷攸服何教之非政古之人無數譽髦斯士何化之不可行盡瘁以仕甯莫我有何變之不可正及爾出至及爾游衍何天之不爲人噂噉背憎職競由人何人之不爲

天是合內外貫始終一天人道德性命之奧也後世講學談道之士言之能若此之審乎故詩也者辭可歌意可繹可以平情可以畜德孔門所以言詩獨詳也禮謂陳季立可謂善讀詩者凡說詩者多解釋辯駁然紬繹辭意之功不可無也平情畜德其爲益深矣其爲用大矣竊欲以季立此論爲治此經者勸焉

東塾讀書記卷六終